

奴腰金曳紫者蓋不難致也

節度使稱太尉

唐節度使帶檢校官其初只左右散騎常侍如李愬在唐鄧時所稱者也後乃轉尚書及僕射司空司徒能至此者蓋少僖昭以降藩鎮盛疆武夫得志纔建節鉞其資級已高於是復升太保太傅太尉其上惟有太師故將帥悉稱太尉元豐定官制尚如舊貫崇寧中改三公爲少師少傅少保而以太尉爲武階之冠以是凡管軍

者猶悉稱之紹興間葉孟德自觀文殿學士張澄自端明殿學士皆拜節度葉嘗任執政以暮年擁旄爲儒者之榮自稱葉太尉張微時用鄧洵武給使恩出身羞爲武職但稱尚書如故其相反如此

五代濫刑

五代之際時君以殺爲嬉視人命如草芥唐明宗頗有仁心獨能斟酌悛救天成三年京師巡檢軍使渾公兒口奏有百姓二人以竹竿習戰

闔之事帝即傳宣令付石敬瑭處置敬瑭殺之
次日樞密使安重誨敷奏方知悉是幼童爲戲
下詔自咎以爲失刑減常膳十日以謝幽寃罰
敬瑭一月俸渾公兒削官杖脊配流登州小兒
骨肉賜絹五十匹粟麥各百碩便令如法埋葬
仍戒諸道州府凡有極刑並須仔細裁遣此事
見舊五代史新書去之

太一推筭

熙寧六年司天中官正周琮言據太一經推筭

熙寧七年甲寅歲太一陽九百六之數至是年
復元之初故經言太歲有陽九之災太一有百
六之厄皆在入元之終或復元之初陽九百六
當癸丑甲寅之歲爲災厄之會而得五福太一
移入中都可以消災爲祥竊詳五福太一自雍
熙甲申歲入東南巽宮故修東太一宮于蘇村
天聖己巳歲入西南坤位故修西太一宮于八
角鎮望稽詳故事崇建宮宇詔度地于集禧觀
之東於是爲中太一宮時王安石擅國盡變亂

祖宗法度爲宗社之禍蓋自此始雖太一照臨亦不能救也紹熙四年癸丑五年甲寅朝廷之間殊爲多事壽皇聖帝厭代泰安以久疾退處人情業業皆有憂葵恤緯之慮時無星官曆翁考步推牘庸詎知非入元復元之際乎

趙丞相除拜

紹熙五年七月十六日宣麻制以太中大夫知樞密院事趙汝愚爲特進右丞相議者或謂國朝無宗室宰相且轉官九級非故事趙上章力

辭不肯入都堂蒞職越六日詔改除樞密使依宰臣超三官又二日制除正議大夫樞密使邁攷按故實宣和二年王黼自通議大夫中書侍郎拜特進少宰凡遷八官黼受之靖康元年吳敏自中大夫知樞密院拜銀青光祿大夫少宰亦遷八官敏辭之但以通議就職秦檜當國以其子熺爲中大夫知樞密院已而除觀文殿學士恩數如右僕射遂暗轉通奉大夫踰年加大學士徑超七秩爲特進熺處之不疑捨此三人

外蓋未之有若自宰相改樞密使唯夏竦一人是時以陳執中爲昭文相竦爲集賢相御史言竦向在陝西與執中議論不協不可同寅政地於是貼麻改命而初制不出今汝愚先報相麻後報樞制乃是經日已久因固辭以然又按國史明道二年宰臣張士遜樞密使楊崇勳同日罷士遜以左僕射判河南府崇勳以節度使平章事判許州明日入謝崇勳班居上仁宗問之士遜奏曰崇勳係使相臣官只僕射當在下即

再鎖院以士遜爲使相是時學士盛度當制猶用士遜作相銜論者非之謂應用僕射河南爲前銜也乾道二年葉顥以前參知政事召還爲知樞密院未受告而拜左相邁當制以新除知樞密院結銜今汝愚拜相宣麻已闕八日故稱新除特進右丞相二者皆是也

唐昭宗恤錄儒士

唐昭宗光化三年十二月左補闕韋莊奏詞人才子時有遺賢不露一命於聖明沒作千年之

恨骨據臣所知則有李賀皇甫松李羣玉陸龜
蒙趙光遠溫庭筠劉德仁陸達傅錫平曾賈島
劉稚珪羅鄴方干俱無顯過皆有奇才麗句清
詞徧在詞人之口銜冤抱恨竟為冥路之塵伏
望追賜進士及第各贈補闕拾遺見存唯羅隱
一人亦乞特賜科名錄升三署勅獎莊而令中
書門下詳酌處分次年天復元年赦文又令中
書門下選擇新及第進士中有久在名場才清
科級年齒已高者不拘常例各授一官於是禮

部侍郎杜德祥奏棟到新及第進士陳光問年
六十九曹松年五十四王希羽年七十三劉象
年七十柯崇年六十四鄭希顏年五十九詔光
問松希羽可秘書省正字象崇希顏可太子校
書按登科記是年進士二十六人光問第四松
第八希羽第十二崇象希顏居末級昭宗當斯
時離亂極矣尚能眷眷於寒儒其可書也撫言
云上新平內難聞放新進士喜甚特勅授官制
詞曰念爾登科之際當予反正之年宜降異恩

各膺寵命時謂此舉爲五老榜

容齋三筆卷第七

容齋三筆卷第八 五則

徽宗薦嚴䟽文

徽宗以紹興乙卯歲升遐時忠宣公奉使未反命滯留冷山遣使臣沈珍往燕山建道場於開泰寺作功德䟽曰千歲厭世莫遂乘雲之僊四海遏音同深喪考之戚况故宮爲禾黍改館徒饋於秦牢新廟游衣冠招魂漫歌於楚些雖置河東之賦莫止江南之哀遺民失望而痛心孤臣久繫惟歐血伏願盛德之祀傳百世以彌昌

各膺寵命時謂此舉爲五老榜

容齋三筆卷第七

容齋三筆卷第八 五則

徽宗薦嚴䟽文

徽宗以紹興乙卯歲升遐時忠宣公奉使未反命滯留冷山遣使臣沈珍往燕山建道場於開泰寺作功德䟽曰千歲厭世莫遂乘雲之僊四海遏音同深喪考之戚况故宮爲禾黍改館徒饋於秦牢新廟游衣冠招魂漫歌於楚些雖置河東之賦莫止江南之哀遺民失望而痛心孤臣久繫惟歐血伏願盛德之祀傳百世以彌昌

在天之靈繼三后而不朽北人讀之亦墮淚爭相傳誦其後梓宮南還公已徙燕率故臣之不忘國恩者出迎於城北搏膺大慟虜俗最重忠義不以爲罪也

忠宣公謝表

建炎三年先忠宣公銜命使北方以淮甸賊盜起除兼淮南京東等路撫諭使俾李成以兵護至南京公遣書抵成成方與耿堅圍楚州答書曰汴涸虹有紅巾非五千騎不可往軍食絕不

克唯命公陰遣客說堅堅強成歛兵公行未至泗諜云有迎騎甲而來副使龔璿憚之送兵亦不肯前遂返旆即上疏言李成以餽餉稽緩有引衆納命建康之語今靳賽薛慶方橫萬一三叛連衡何以待之方含垢養晦之時宜選辯士諭意優加撫納疏奏高宗即遣使撫諭成給米五萬斛初公戒所遣持奏吏須疏從中出乃詣政事堂白副封時方禁直達忤宰輔意以託事滯留爲罪特貶兩秩而許出滁陽路紹興十三

年使回始復元官時已出知饒州命予作謝表
直敘其故曰論事見從猶獲稽留之戾出疆滋
久屢沾曠蕩之恩始拜明綬得仍舊秩伏念臣
頃繇乏使不敢辭難值三盜之連衡阻兩淮而
荐食深虞猖獗之患或起呼吸之間輒露便宜
冀加勤卹雖璽書賜報樂聞充國之建言而吏
議不容見謂陳湯之生事虧除官簿繇歷歲時
敢自意於來歸遂悉還於所奪茲蓋忘人之過
與天同功念臣昔麗於微文蔽罪本無於他意

故從數赦俾獲自新書印旣畢父兄復共議秦
檜方擅國見此表語言未必不怒乃別草一通
引咎曰使指稽留宜速虧除之戾聖恩深厚卒
從投拭之科仰服矜憐唯知感戴伏念臣早繇
乏使遂俾行成值臣寇之臨衝欲搏人而肆毒
仗節宜圖於報稱引車何事於逡巡徐偃出疆
旣失受辭之體申舟假道初無必死之心雖蒙
貶秩以小懲尚許立功而自贖徒行萬里無補
一毫敢妄冀於隆寬乃悉還於舊貫茲蓋忘人

之過撫下以仁陽爲德而陰爲刑未嘗私意賞
有功而赦有罪皆本好生坐使孤臣盡湔宿負
云云前後奉使無有不轉官者先公以朝散郎
被命不沾恩凡十五年而歸僅復所貶而合磨
勘五官刑部皆不引用秦志也遂終於此階

四六名對

四六駢儷於文章家爲至淺然上自朝廷命令
詔冊下而縉紳之間牋書祝疏無所不用則屬
辭比事固宜警策精切使人讀之激印諷味不

厭乃爲得體姑撫前輩及近時綴緝工緻者十
數聯以詒同志王元之擬李靖平突厥露布其
敘頡利求降且復謀竄曰竄中餓虎暫爲掉尾
之求韞上饑鷹終有背人之意蘄州謝上表曰
宣室鬼神之問敢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已期
身後范文正公微時嘗冒姓朱及後歸本宗作
啓曰志在逃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霸越乘
舟偶効於陶朱用范睢范蠡皆當家故事鄧潤
甫行貴妃制曰關雎之得淑女無險詖私謁之

心雞鳴之思賢妃有警戒相成之道紹聖中百僚請御正殿表曰皇矣上帝必臨下而觀四方大哉乾元當統天而始萬物東坡坤成節䟽曰至哉坤元德既超於載籍養以天下福宜冠於古今慰國哀表曰大哉孔子之仁泫然流涕至矣顯宗之孝夢若平生謝賜帶馬表曰枯羸之質匪伊垂之而帶有餘歛退之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王履道大燕樂語曰五百里采五百里衛外包有截之區八千歲春八千歲秋上祝無

疆之壽除少宰余深制曰蓋四方其訓以無競維人必三后協心而同底于道時并蔡京爲三相也執政以邊功轉官詞曰惟皇天付予庶其在此率寧人有指敢弗于從翟公巽行外國王加恩制曰宗祀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大賚四海不敢遺小國之臣知越州日以擅發常平倉米救荒降官謝表曰敢効秦人坐視越人之瘠旣安劉氏理知晁氏之危孫仲益試詞科日代高麗國王謝賜燕樂表曰王帛萬國干舞已格

於七旬簫韶九成肉味遽忘於三月又曰蕩蕩乎無能名雖莫見宮墻之美欣欣然有喜色咸豫聞管籥之音自中書舍人知和州既壓境見任者拒不納以荅答郡僚曰雖文書銜袖大人不以爲疑然君命在門將軍爲之不受鄰郡不發上供錢米受旨推究爲平亭其事鄰守馳啓來謝答之曰包茅不入敢加問楚之師輔車相依自作全虞之計汪彥章作靖康冊康王文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

惟重耳之尚在爲中書舍人試潭州進士何烈卷子內稱臣及聖問不舉覺坐能職謝表曰謂子路使門人爲臣雖誠諄理而徐邈云酒中有聖初亦何心又曰書馬者與尾而五常負譴憂網禽而去面之三永銜生賜宋齊愈坐於金虜立諸臣狀中輒書張邦昌字送御史臺責詞曰義重於生雖匹夫不可奪志士失其守或一言幾於喪邦又曰睦孟五行之說豈所宜言袁宏九錫之文茲焉安忍責張邦昌詞曰雖天奪其

秉坐愚至此然君異於器代匱可乎知徽州其鄉郡也謝啓曰城郭重來疑千載去家之鶴交游半在或一時同隊之魚何掄除祕書少監未幾以口語出守邛謝啓曰雲外三山風引舟而莫近海濱八月槎犯斗以空還楊政除太尉湯岐公草制曰遠覽漢京傳楊氏者四世近稽唐室書系表者七人謂楊震子秉秉子賜賜子彪四世爲太尉李德裕辭太尉云國朝重借此官二百年間纔七人其用事精確如此蔣子禮拜

右相王訶賀啓曰早登黃閣獨見明公之妙年今得舊儒何憂左轄之虛位皆用杜詩語扈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左轄頻虛位今年得舊儒亦可稱

吾家四六

乾道初年張魏公以右相都督江淮議者謂兩淮保障不可恃公親往視之會詔歸朝未至而免相文惠公當制其詞曰棘門如兒戲耳庸謹秋防袞衣以公歸兮庶聞展告所謂兒戲者指

邊將也而讀者乃以爲謫魏公其尾句曰未秋
責備賢者慨功業之惟艱天子加禮大臣固始
終之不替所以悵惜之意至矣正太寶致仕詞
曰閔勞以事聖王隆待下之仁歸絜其身君子
盡遺榮之美大寶有遺泄之疾或又謂有所譏
而實不然罷相後起帥浙東謝表曰上丞相之
印方事退藏懷會稽之章遽叨進用謝生日詩
詞啓曰五十當貴適買臣治越之年八千爲秋
辱莊子大椿之譽時正五十歲也紹興壬戌詞

科代樞密使謝賜玉帶表文安公曰有璞於此
必使琢恍驚制作之工匪伊垂之則有餘允謂
便蕃之賜主司喜焉擢爲第一乙丑年代謝賜
御書周易尚書表予曰八卦之說謂之索奉以
周旋百篇之義莫得聞坦然明白尾句曰但驚
奎璧之輝從天而下莫測龜龍之祕行地無疆
亦忝此選代福州謝曆日表曰神祇祖考旣安
樂於太平歲月日時又明章於庶證正用詩鳧
鷖序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

之也洪範庶證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
明俊民用章皆上下聯文未嘗輒增一字淵聖
乾龍節䷆曰應天而行早得尊於大有象日之
動偶蒙難於明夷易大有卦柔得尊位應乎天
而時行左傳叔孫豹筮遇明夷象日之動故曰
君子于行彖辭云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
亦純用本文乾道丁亥南郊赦文曰皇天后土
監于成命之詩藝祖太宗昭我思文之配讀者
以爲壯後語曰天地設位而聖人成能旣僕緼

紛之况雷雨作解而君子赦過式流汪濊之恩
此文先三日鎖院所作冬至日適有雷雪之異
殆成讖云葉子昂參知政事爲諫議大夫林安
宅所擊罷去林遂副樞密已而置獄治其言皆
無實林責居筠葉召拜左揆予草制曰旣從有
北之投亟下居東之召有欲爲王留者孰明去
就之忠無以我公歸兮大慰瞻儀之望本意用
公歸之句指邦人而言也故云瞻儀而御史單
時疑之謂人君而稱臣爲我公彼蓋不詳味詞

理耳子昂坐冬雷罷相子又當制曰調陰陽而
遂萬物所嗟論道之非因灾異而劾三公實負
應天之愧蓋因有諷諫也嗣濮王加恩制曰天
神明而照知四方既下臨於精意王孫子而本
支百世茲載錫於蕃釐又曰春秋享祀獨冠周
家之宗盟老成典刑蔚爲劉氏之祭酒士術制
曰克羞饋祀事其先而萬國歡心肅倡和聲行
於郊而百神受職賜宰臣辭免提舉聖政書成
轉官詔曰爲天子父尊之至永惟傳序之恩問

聖人德何以加莫越重華之孝賜葉資政辭召
命詔曰見睨曰消顧何傷於日月得時則駕宜
亟會於風雲賜史大觀文以新蜀帥改越辭免
詔曰王陽爲孝子敢煩益部之行莊助留侍中
姑奉會稽之計吳璘在興元修塞兩縣決壞渠
爲田獎諭詔曰刻石立作三犀牛重見離堆之
利復陂誰云兩黃鵠詎煩鴻郤之謠用老杜石
犀行去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及翟方
進壞鴻郤陂童謠云反乎覆陂當復誰云者兩

黃鵠等語也劉共甫自潭帥除翰林學士答詔曰不見賈生茲趣長沙之召既還陸贄宜膺內相之除批執政辭經脩哲宗寶訓轉官曰念疊矩重規當賢聖之君七作而立經陳紀在謨訓之文百篇哲廟正爲第七主而寶訓百卷也答蔣丞相辭免曰永惟萬事之統知非艱而行惟艱有不二心之臣帥以正則罔不正禮部爲宰臣以顯仁皇后小庠請吉服奏曰練而慨然禮應順變期可已矣懼或過中又曰漢中天二百

而興益隆大業舜至孝五十而慕獨耀前徽時高宗聖壽五十四也辛巳親征詔曰惟天惟祖宗方共扶於基緒有民有社稷敢自佚於宴安又曰歲星臨於吳分定成肥水之勲鬪士倍於晉師可次韓原之勝是時歲星在楚故云檄書曰爲劉氏左袒飽聞思漢之忠後湯后東征必慰戴商之望又曰侯王寧有種乎人皆可致富貴是所欲也時不再來紫宸大宴致語曰廟謨先定百官脩輔而厥后惟明黼坐端臨五帝神

聖而其臣莫及脩聖政轉官詞曰念五馬浮江
之後光啓中興述六龍御天以來式時猷訓又
曰薦於天而天是受永言覆燾之恩問諸朝而
朝不知詎測形容之妙汪觀文復官詞曰作雷
雨之解而宥罪在法當原如日月之食而及更
於明何損步帥陳敏制曰亞夫持重小棘門霸
上之將軍不識將屯冠長樂未央之衛尉吳挺
興州制曰能得士心吳起固西河之守差疆人
意廣平開東漢之興起復知金州制曰惟天不

弔壞萬里之長城有子而賢作三軍之元帥蕭
鷓巴詞曰隨會在秦晉國起六卿之懼日碑仕
漢稔侯傳七葉之芳姚仲復官制曰李廣數奇
應恨封侯之相孟明一眚終酬拜賜之師追封
皇第四子邵王詞曰舉漢武三王之策方茂徽
章念周文十子之宗獨留遺恨時已封建三王
也趙忠簡謚制曰見夷吾於江左共知晉室之
何憂還德裕於崖州豈待令狐之復夢王彥贈
官詞曰申帶礪以丹書之誓方休甲第之功臣

挂衣冠於神虎之門竟失虜管之校尉向起贈
官詞曰馳至金城郡方思充國之忠生入玉門
關竟負班超之望李師顏贈官制曰青天上蜀
道久嚴分閩之權黑水惟梁州愴失安邊之傑
襄帥王宣贈官詞曰黃河如帶莫申劉氏之盟
漢水爲池空墮羊公之淚王淪以太常少卿朔
祭太廟忘設象尊犧尊降官詞曰犧象不設已
廢司彝之供餼羊空存殊乖告朔之禮潼川神
加封詞曰駕飛龍兮靈之存具嚴渙命驅厲鬼

兮山之左終相此邦青城山蠶叢氏封侯詞曰
想青神侯國之封自今以始雖白帝公孫之盛
於我何加陽山龍母詞曰居然生子乘雲氣以
爲龍惟爾有神時雨暘而利物魏丞相贈父詞
曰大名之後必大非此其身和戎如樂之和幸
哉有子魏蓋以使虜定和議旋致大用贈母詞
曰藏盟府之國功不殊魏絳成外家之宅相重
見陽元封妻姜氏詞曰筮仕于晉曰魏方開門
戶之祥取妻必齊之姜孰盛闔闈之美虞丞相

贈父詞曰潘平公在朝... 在其子德晉
世必祀畸於人者侔於天大周仁贈父詞曰有
子能賢高舉而集吳地受子顯服會同而朝漢
京用東方朔非有先生傳高舉遠引來集吳地
及兩京賦春王三朝會同漢京也獎諭吳挺詔
曰闡外制將軍方有成於東鄉舟中皆敵國應
無慮於西河梁丞相醴泉使兼侍讀制曰珍臺
間館獨冠臯伊之倫魁廣厦細旃尚論唐虞之
盛際又答詔曰一言可以興邦念為臣之不易

三宿而後出晝勉為王而留行王丞相進玉牒
加恩制曰載籍之傳五三壯太祖太宗之立極
賢聖之君六七耀永昭永厚之詒謀批以旱得
雨請御殿曰念七月之間則旱咎證已深雖三
日已往為霖憂端未貫餘不勝書唯記從兄在
泉幕淮東使者其友壻也發京狀薦之為作謝
啓曰襟袂相連夙愧末親之孤陋雲泥懸望分
無通貴之哀憐皆用杜詩其下句人人知之上
句乃贈李十五丈云孤陋忝末親等級敢比肩

人生意氣合相與襟袂連此事適著題而與前
送韋書記詩句偶可整齊用之故併紀于此但
以傳示子孫甥姪而已不足爲外人道也

唐賢啓狀

故書中有唐賢啓狀一冊皆汎汎緘題其間標
爲獨孤常州及劉信州太真陸中丞長源呂衡
州温者各數十篇亦無可傳誦時人以其名士
故流行至今獨孤有與第五相公書云垂示送
丘郎中兩詩詞清興深常情所不及陰天聞斷

鴈夜浦送歸人醜麗閑遠之外文句窈窕悽惻
比頃來所示者才又加等但吟誦歎詠大談於
吳中文人耳又云昨見送梁侍御六韻清麗妍
雅妙絕今時掩映風騷吟諷不足按第五琦乃
聚斂之臣不以文稱而獨孤獎重之如此觀表
出十字誠爲佳句乃知唐人工詩者多不必專
門名家而後可稱也

容齋三筆卷第八

容齋三筆卷第九

十六則

樞密兩長官

趙汝愚初拜相陳騏自參知政事除知樞密院
趙舜不受相印乃改樞密使而陳已供職累日
朝論謂兩樞長又名稱不同爲無典故按熙寧
元年觀文殿學士新知大名府陳升之過闕留
知樞密院故事樞密使與知院事不並置時文
彥博呂公弼旣爲使神宗以升之三輔政欲稍
異其禮且王安石意在抑彥博故特命之然則

容齋三筆卷第八

容齋三筆卷第九

十六則

樞密兩長官

趙汝愚初拜相陳騏自參知政事除知樞密院
趙舜不受相印乃改樞密使而陳已供職累日
朝論謂兩樞長又名稱不同爲無典故按熙寧
元年觀文殿學士新知大名府陳升之過闕留
知樞密院故事樞密使與知院事不並置時文
彥博呂公弼旣爲使神宗以升之三輔政欲稍
異其禮且王安石意在抑彥博故特命之然則

自有其事也

赦放債負

淳熙十六年二月登極赦凡民間所欠債負不以久近多少一切除放遂有方出錢旬日未得一息而并本盡失之者人不以為便何澹為諫大夫嘗論其事遂令只償本錢小人無義幾至喧譟紹熙五年七月覃赦乃只為蠲三年以前者按晉高祖天福六年八月赦云私下債負取利及一倍者並放此最為得又云天福五年終

已前殘稅並放而今時所放官物常是以前二年為斷則民已輸納無及於惠矣唯民間房賃欠負則從一年以前皆免比之區區五代翻有所不若也

馮道王溥

馮道為宰相歷數朝當漢隱帝時著長樂老自敘云余先自燕亡歸河東事莊宗明宗愍帝清泰帝晉高祖少帝契丹主漢高祖今上三世贈至師傅階自將仕郎至開府儀同三司職自幽

州巡官至武勝軍節度使兼中書令正官自中書舍人至武大傅漢太師爵自開國男至齊國公考於家忠於國已無不道之言門無不義之貨下不欺於地中不欺於人上不欺於天其不足者不能爲大君致一統定八方誠有愧於歷官何以答乾坤之施老而自樂何樂如之道此文載於范質五代通錄歐陽公司馬溫公嘗詆誚之以爲無廉恥矣王溥自周太祖之末爲相至國朝乾德二年罷嘗作

自問詩述其踐歷其序云予年二十有五舉進士甲科從周祖征河中改太常丞登朝時同年生尚未釋褐不日作相在廊廟凡十有一年歷事四朝去春恩制改太子太保每思菲陋當此榮遇十五年間遂躋極品儒者之幸殆無以過今行年四十三歲自朝請之暇但宴居讀佛書歌詠承平因作自問詩十五章以志本末此序見三朝史本傳而詩不傳頗與長樂敘相類亦可議也

周玄豹相

唐莊宗時術士周玄豹以相法言人事多中時
明宗爲內衙指揮使安重誨使他人易服而坐
召玄豹相之玄豹曰內衙貴將也此不足當之
乃指明宗於下坐曰此是也因爲明宗言其後
貴不可言明宗即位思玄豹以爲神將召至京
師宰相趙鳳諫乃止觀此事則玄豹之方術可
知然馮道初自燕歸太原監軍使張承業辟爲
本院巡官甚重之玄豹謂承業曰馮生無前程

不可過用書記盧質曰我曾見杜黃裳寫真圖
道之狀貌酷類焉將來必副大用玄豹之言不
足信也承業於是薦道爲霸府從事其後位極
人臣考終牖下五代諸臣皆莫能及則玄豹未
得擅唐許之譽也道在晉天福中爲上相詔賜
生辰器幣道以幼屬亂離早喪父母不記生日
懇辭不受然則道終身不可問命獨有形狀可
相而善工亦失之如此

鈷鋤滄浪

柳子厚鈛鉏潭西小丘記云丘之小不能一畝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予憐而售之以茲丘之勝致之澧水鄠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蘇子美滄浪亭記云予游吳中過郡學東顧草樹鬱然崇阜廣水不類乎城中並水得微徑於雜花脩竹之間東趨數百步有棄地三向皆水旁無民居左右皆林木相虧蔽予愛而裴回遂以錢四萬得之予謂二境之勝絕如此至於人棄不售安知其後卒爲名人賞踐如滄浪亭者今爲韓蘄王家所有價直數百萬矣但鈛鉏復埋沒不可識士之處世遇與不遇其亦如是哉

司封失典故

南渡之後臺省胥吏舊人多不存後生習學加以省記不復諳悉典章而司封以閑曹之故尤爲不謹舊法大卿監以上贈父至太尉止餘官

至吏部尚書止今司封法餘官至金紫光祿大夫蓋昔之吏書也而中散以上贈父至少師止按政和以前太尉在大傅上其上唯有太師故凡稱攝太尉者皆爲攝太傅則贈者亦應如此不應但許至少師也生爲執政其身後但有子升朝則累贈可至極品大國公歐陽公位參知政事太子少師後以諸子恩至太師堯國公而其子棐亦不過朝大夫耳見於蘇公祭文及黃門所撰神道碑比年汪莊敏公任樞密使以子

贈太師當封國公而司封以爲須一子爲侍從乃可竟不肯施行不知其說載於何法也朱漢章却以子贈至大國公舊少卿監遇恩封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自後再該加封則每次增百戶無止法今一封即止舊學士待制食邑千五百戶以上每遇恩則加實封若虛邑五百者其實封加二百虛邑三百二百者實封加一百今復不然雖前執政亦只加虛邑三百耳故侍從官多至實封百戶即止尤可笑也

老人該恩官封

晁無咎作積善堂記云大觀元年大赦天下民百歲男子官婦人封仕而父母年九十官封如民百歲於是故漳州軍事判官晁仲康之母黃氏年九十一矣其第四子仲詢走京師狀其事省中爲漳州請漳州雖沒赦令初不異往者丞相以爲可而上之封壽光縣大君今自乾道以來慶典屢下仕者之父母年七十八十即得官封而子已沒者其家未嘗陳理爲可惜也

學士中丞

淳熙十四年九月予以雜學士除翰林學士蔣世脩以諫議大夫除御史中丞時施聖與在政府語同列云此二官不常置今咄咄逼人吾輩當自點檢蓋謂其必大用也已而皆不然因考紹興中所除者不暇縷述姑從壽皇聖帝以後至于紹熙五年枚數之爲學士者九人仲兄文安公史魏公伯兄文惠公劉忠肅王日嚴王魯公周益公及予其後李獻之也二兄史劉王周

皆擢執政日嚴以耆老拜端明致仕唯予出補郡獻之遂踵武為中丞者六人辛企李姚令則黃德潤蔣世脩謝昌國何自然也辛姚黃皆執政唯蔣補郡昌國徙權尚書即去國自然以本生母憂持服云

漢高祖父母姓名

漢高祖父曰太公母曰媪見於史者如是而已皇甫謐王符始撰為奇語云太公名執嘉又名嬀媪姓王氏唐洪文館學士司馬正作史記索

隱云母温氏是時打得班固泗水亭長古石碑文其字分明作温云母温氏與賈膺復徐彥伯魏奉古等執對反覆深嘆古人未聞聊記異見予竊謂固果有此明證何不載之於漢紀疑亦後世好事者如皇甫之徒所增加耳又嘗在嶺外見康州龍媪廟碑亦云姓温氏則指媪為温者不一也唐小說纂異記載三史王生醉入高祖廟見高祖云朕之中外泗州亭長碑昭然具載外族温氏蓋不根誕妄之說

君臣事迹屏風

唐憲宗元和二年製君臣事跡上以天下無事留意典墳每覽前代興亡得失之事皆三復其言遂采尚書春秋後傳史記漢書三國志晏子春秋吳越春秋新序說苑等書君臣行事可爲龜鑑者集成十四篇自製其序寫於屏風列之御座之右書屏風六扇於中宣示宰臣李藩等皆進表稱賀白居易翰林制詔有批李夷簡及百寮嚴綬等賀表其畧云取而作鑑書以爲屏

與其散在圖書心存而景慕不若列之繪素目覩而躬行庶將爲後事之師不獨觀古人之象又云森然在目如見其人論列是非旣庶幾爲坐隅之戒發揮獻納亦足以開臣下之心居易代言可謂詳盡又以見唐世人主作一事而中外至於表賀又答詔勤渠如此亦幾於叢脞矣憲宗此書有辨邪正去奢泰兩篇而末年用皇甫鏞而去裴度荒於遊宴死於宦侍之手屏風本意果安在哉

僧道科目

唐末帝清泰二年二月功德使奏每年誕節諸州府奏薦僧道其僧尼欲立講論科講經科表白科文章應制科持念科禪科聲贊科道士經法科講論科文章應制科表白科聲贊科焚修科以試其能否從之此事見舊五代史記不知曾行與否至何時而罷也蓋是時猶未鬻賣祠部度牒耳周世宗廢併寺院有詔約束云男年十五以上念得經文一百紙或讀得五百紙女

年十三以上念得經文七十紙或讀得三百紙者經本府陳狀乞剃頭委錄事參軍本判官試驗兩京大名京兆府青州各起置戒壇候受戒時兩京委祠部差官引試其三處祇委判官逐處聞奏候勅下委祠部給付憑由方得剃頭受戒其防禁之詳如此非若今時只納錢于官便可出家也念經讀經之異疑為背誦與對本云

射佃逃田

漢之法制大抵因秦而隨宜損益不害其為炎

漢唐之法制大抵因隋小加振飾不害其爲盛
唐國家當五季衰亂之後其究不下秦隋然一
時設施固亦有可采取按周世宗顯德二年詔
應逃戶莊田並許人請射承佃供納稅租如三
周年內本戶來歸者其桑田不計荒熟並交還
一半五周年內歸業者三分交還一分如五周
年外除本戶墳塋外不在交付之限其近北諸
州陷蕃人戶來歸業者五周年內三分交還二
分十周年內還一半十五周年內三分還一此

外者不在交還之限其肯明白人人可曉非若
今之令式文書盈於几閣爲猾吏舞文之具故
有捨去物業三五十年妄人詐稱逃戶子孫以
錢買吏而奪見佃者爲可歎也

周世宗好殺

史稱周世宗用法太嚴羣臣職事小有不舉往
往寘之極刑予旣書于續筆矣薛居正舊史記
載其事甚備而歐陽公多芟去今畧記于此樊
愛能何微以用兵先潰軍法當誅無可言者其

他如宋州巡檢供奉官竹奉璘以捕盜不獲左
羽林大將軍孟漢卿以監納取耗刑部員外郎
陳渥以檢田失實濟州馬軍都指揮使康儼以
橋道不謹內供奉官孫延希以督修永福殿而
役夫有就瓦中噉飯者密州防禦副使侯希進
以不奉使者命檢視夏苗左藏庫使符令光以
造軍士袍襦不辦楚州防禦使張順以隱落稅
錢皆抵極刑而其罪有不至死者

孟字義訓

一字數義固有之矣若孟字只是最長最先之
稱如所謂孟侯孟孫元妃孟子孟春孟夏之類
是也國語優施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注云大
夫之妻稱主從夫稱也而謂孟爲里克妻字則
非矣又云孟一作盍史記呂后本紀注中引此
句而司馬正索隱乃云孟者且也言且啗我物
其說無所據班固幽通賦盍孟晉以迨羣李善
乃注孟爲勉蜀王衍書其臣徐延瓊宅壁爲孟
言蜀語謂孟爲弱故以戲之其後孟知祥得蜀

館于徐第以爲己識此義又爲無稽也東坡與歐陽叔弼詩云主孟當啗我玉鱗金鯉魚正用優施語魯之寶刀曰孟勞不詳其義

向巨原詩

亡友向巨原自少時能作詩予初識之於梁宏夫坐上未深知之也是日偕二友從吳傅朋游芝山登五老亭以駕言出游分韻賦詩巨原得駕字其語云茲山何巍巍氣欲等嵩華從公二三子勝日飽閑暇躋攀謝車輿自辨兩不借捫

蘿覓幽墜行椒得孤榭側送夕陽移俯視高鳥下登臨記曩昔歲月驚代謝却數一周星復命千里駕身從泛梗流事與浮雲化竭來共一尊似爲天所赦明發還問塗合離足悲吒詩成觀者皆服傅朋游絲詩卷數百篇巨原獨不深嘆美之頗記其數句曰先生著名節百世追延陵我評先生賢不以能書稱功成磨蒼崖盛德頌日昇勿書陵雲榜華顛踏高層句格超峻其旨皆有規諷與前所紀劉彥冲古風相類也後哀

其平生所作數千篇目爲葵齋雜藁倩予爲序
時予在章貢及序成持寄之則已卧病僅能於
枕上一讀而已巨原初見韓子蒼得一詩曰老
子真祠地君來覓紙題文如士衡俊年與正平
齊聞說鍾陵郡官居章水西涪翁詩律在佳處
可時携而韓集佚不收但見序中耳

葉晦叔詩

亡友葉黯晦叔嘗除勅令所刪定官紹興十九
年爲福建帥屬予嘗因春補諸生白于府主邀

與同考校鎖宿貢院兩旬予作長句云沈沈廣
厦清如水市聲人聲不到耳一閑十日豈天賜
慙愧紛紛白袍子相逢更得金玉人久矣眼中
無此士連牀夜語不成寐徃徃雞聲忽驚起是
中差樂真難名昔者相過安得此但憐時節不
相謀正墮清明寒食裏梨花已空海棠謝外間
物色知餘幾只恐雨風摧折之負此一春吾過
矣謝公尋山飽間暇應笑腐儒黏故紙錦囊得
句應已多萬一相思頻寄似時謝景思爲參議

官故卒章簡之晦叔和篇云文章萬言抵杯水
世上虛名徒爾耳我常自笑一生癡那更將癡
笑羣子大屋沈沈餘百年到今所閱知幾士看
渠得失自偶然其間悲喜從何起君聞我言亦
大笑爲說萬事揔如此缺兩急須了却公家事
門外不知春有幾缺三飛雨時聞打窻紙他年
萬一復相從未必從容今日似其語意超新惜
不能盡憶又嘗云五十六言大抵多引韻起若
以側句入尤峻健如老杜幽棲地僻經過少老

病人扶再拜難是也然此猶是作對若以散句
起又佳如苦憶荊州醉司馬謫官樽俎定常開
是也故予自福洋滿歸晦叔以二詩送別王川
此體一章云一門伯仲知誰似四海文章正數
君何事與予如舊識由來於世兩相聞閑官各
喜光陰賸勝地空多物色分忽復翩然從此去
便應變化上青雲二章云此地相從驚歲晚登
臨况是客歸時却將襟抱向誰可正爾艱難惟
子知情到中年工作惡別於生世易爲悲梅花

盡醉清江上黯澹西風凍雨垂可謂奇作然相
別不兩年即下世每誦味其語輒爲悽然因刻
所作容齋記嘗識于末

容齋三筆卷第九

容齋三筆卷第十七則

詞學科目

熙寧罷詩賦元祐復之至紹聖又罷於是學者
不復習爲應用之文紹聖二年始立宏詞科除
詔誥制勅不試外其章表露布檄書頌箴銘序
記誠諭凡九種以四題作兩場引試唯進士得
預而專用國朝及時事爲題每取不得過五人
大觀四年改立詞學兼茂科增試制詔內二篇
以歷代史故事每歲一試所取不得過三人紹

盡醉清江上黯澹西風凍雨垂可謂奇作然相
別不兩年即下世每誦味其語輒爲悽然因刻
所作容齋記嘗識于末

容齋三筆卷第九

容齋三筆卷第十七則

詞學科目

熙寧罷詩賦元祐復之至紹聖又罷於是學者
不復習爲應用之文紹聖二年始立宏詞科除
詔誥制勅不試外其章表露布檄書頌箴銘序
記誠諭凡九種以四題作兩場引試唯進士得
預而專用國朝及時事爲題每取不得過五人
大觀四年改立詞學兼茂科增試制詔內二篇
以歷代史故事每歲一試所取不得過三人紹

興三年工部侍郎李擢又乞取兩科裁訂別立
一科遂增爲十二體曰制曰誥曰詔曰表曰露
布曰檄曰箴曰銘曰記曰贊曰頌曰序凡三場
試六篇每場一古一今而許卿大夫之任子亦
就試爲博學宏詞科所取不得過五人任子中
選者賜進士第雖用唐時科目而所試文則非
也自乙卯至于紹熙癸丑二十榜或三人或二
人或一人并之三十三人而紹熙庚戌闕不取
其以任子進者湯岐公至宰相王日嚴至翰林

承旨李獻之學士陳子象兵部侍郎湯朝美右
史陳峴方進用而予兄弟第居其間文惠公至宰
相文安公至執政子冒處翰苑此外皆係已登
科人然擢用者唯周益公至宰相周茂振執政
沈德和莫子齊倪正父莫仲謙趙大本傳景仁
至侍從葉伯益季元衡至左右史餘多碌碌而
見存未顯者陳宗召也然則吾家所蒙亦云過
矣

唐夜試進士

唐進士入舉場得用燭故或者以爲自平旦至通宵劉虛白有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燈燭一般風之句及三條燭盡之說按舊五代史選舉志云長興二年禮部貢院奏當司奉堂帖夜試進士有何條格者勅旨秋來赴舉備有常程夜後爲文曾無舊制王道以明規是設公事須白晝顯行耳進士並令排門齊入就試至閉門時試畢內有先了者上曆畫時旋令先出其入策亦須畫試應諸科對策並依此例則晝試進士

非前例也清泰二年貢院又請進士試雜文並點門入省經宿就試至晉開運元年又因禮部尚書知貢舉竇正固奏自前考試進士皆以三條燭爲限并諸色舉人有懷藏書冊不令就試未知於何時復有更革白樂天集中奏狀云進士許用書冊兼得通宵但不明言入試朝暮也

納絀絹尺度

周顯德三年勅舊制織造絀絀絹布綾羅錦綺紗縠等幅闊二尺起來年後並須及二尺五分

宜令諸道州府來年所納官絹每匹須及一十二兩其絕紬只要夾密停勻不定斤兩其納官細絹依舊長四十二尺乃知今之稅絹尺度長短闊狹斤兩輕重頗本於此

朱梁輕賦

朱梁之惡最爲歐陽公五代史記所斥詈然輕賦一事舊史取之而新書不爲拈出其語云梁祖之開國也屬黃巢大亂之餘以夷門一鎮外嚴烽候內辟汙萊厲以耕桑薄以租賦士雖苦

戰民則樂輸二紀之間俄成霸業及末帝與莊宗對壘于河上河南之民雖困於輦運亦未至流亡其義無他蓋賦斂輕而丘園可戀故也及莊宗平定梁室任吏人孔謙爲租庸使峻法以剥下厚斂以奉上民產雖竭軍食尚虧加之以兵革因之以饑饉不四三年以致顛隕其義無他蓋賦役重而寰區失望故也予以事考之此論誠然有國有家者之龜鑑也資治通鑑亦不載此一節

坎離陰陽

坎位正北當幽陰肅殺之地其象於易爲水爲月董仲舒所謂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然而謂之陽離位正南當文明赫赫之地於易爲日爲火仲舒所謂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然而謂之陰豈非以陰生於午陽生於子故邪司馬正云天是陽而南是陽位故木亦是陽所以木正爲南正也火是地正亦稱北正者火數二二地數地陰主北方故火正亦

稱北正究其極摯頗似難曉聖人無所云古先名儒以至于今亦未有論之者

前執政爲尚書

祖宗朝曾爲執政其後入朝爲他官者甚多自元豐改官制後但爲尚書曾孝寬自簽書樞密去位復拜吏部尚書韓忠彥自知樞密院出藩以吏書召李清臣蒲宗孟王存皆嘗爲左丞而清臣存復拜吏書宗孟兵書先是元祐六年清臣除目下爲給事中范祖禹封還朝廷未決繼

又進擬宗孟兵部右丞蘇轍言不如且止左僕射呂大防於簾前奏諸部久闕尚書見在人皆資淺未可用又不可闕官須至用前執政轍曰尚書闕官已數年何嘗闕事遂已胡宗愈嘗為右丞召拜禮書吏書自崇寧已來乃不復然

河伯娶婦

史記褚先生所書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問民所疾苦長老曰吾為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錢得數

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與祝巫分其餘錢持歸巫行視小家女好者即聘娶為治齋宮河上粉飾女浮之河中而沒其人家有好女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豹曰至娶婦時吾亦往送遂投大巫嫗尺三第子并三老於河乃罷去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予按此事蓋出於一時雜傳記疑未必有實而六國表秦獻公八年初以君甥妻河言初者自此年而始不知止於何時注家無說司馬正

史記索隱乃云初以君主妻河謂初以此年取他女爲君主君主猶公主也妻河謂嫁之河伯故魏俗猶爲河伯娶婦蓋其遺風然則此事秦魏皆有之矣

六經用字

六經之道同歸旨意未嘗不一而用字則有不同者如佑祐右三字一也而在書爲佑在易爲祐在詩爲右惟維唯一也而在書爲惟在詩爲維在易爲唯左傳亦然又如易之无字周禮之

灋抵薨魚鱣鼈桌蚪絜簪等事他經皆不然今人書无咎无妄多作無失之矣孝宗初登極以潜邸爲佑聖觀令玉冊官篆牌奏云篆法佑字無立人只單作右字道士力爭以爲觀名去人恐不可安跡有旨特增之

鄂州興唐寺鐘

鄂州城北鳳凰山之陰有佛剎曰興唐寺其小閣有鐘題誌云大唐天祐二年三月十五日新鑄勒官階姓名者兩人一曰金紫光祿大檢校